

(台湾)

独孤红作品集

豪侠血

下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8

豪杰血

Ⓣ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他找的是“修罗四侍”，也就是当今“汴梁世家”四位师爷！

话声方落，那深，深，深，深不知有几许，黯黑一片的广大庭院中，忽地有人沉声发问：“什么人深夜在此大呼小叫？”

此人胆子不小！

正南老驼子浓眉一扬，就要开口！

黄姓老者一抬手，应声说道：“‘神州四奇’，皇甫敬兄弟，找井太玄四人说话！”

敢情他不姓“黄”，而是复姓“皇甫”！

庭院中那人说道：“‘汴梁世家’殷实商人，安份良民，从不与武林人物过往，你四位可能找错了地儿了！”

现在还反穿皮袄装羊，未免太那个了！

皇甫敬大笑说道：“够了，阁下，挂羊头卖狗肉，也该收摊儿了，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，答我问话，他四个是出来不出来？”

庭院中那人冷笑说道：“买酱的朋友，挂羊头卖狗肉的，恐怕不只是‘汴梁世家’。”

皇甫敬目中精光一闪，道：“阁下是‘万家香’何人？”

庭院中那人说道：“‘万家香’庙太小，容不了我这个大神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事实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皇甫敬道：“我没工夫扯闲话……”

那人飞快接道：“‘汴梁世家’可没拿请帖请四位来！”

皇甫敬没在意，道：“好话，我四兄弟是不请自来！”

那人说道：“那就该耐烦点儿！”

老驼子忍不住了，突然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匹夫，老驼子看看谁

借给你的胆！”

振腕猛抖，一点乌芒如电，一闪射向发声处！

没听有别的声响，只听庭院中那人笑道：“驼子好大的火气，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怎么一见面就赏了我一枚独步宇内的要命制钱儿？”

四奇俱皆神情一震，老驼子更是霍然变色，沉声地道：“匹夫何人，竟能接我索命金钱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我，‘汴梁世家’无名小卒，有劳三先生动问！”

老驼子道：“你何不现身让老驼子看看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我是小鬼见不了判官，只要你驼子多赏几枚要命制钱儿，还怕逼不出我来么？”

老驼子豁然仰天怒笑：“说得是，驼子倒要看看你能接得几枚！”

双手抬起，就要施出那神仙难逃的奇绝手法！

皇甫敬双目暴睁，突扬沉喝：“三弟不得多伤无辜，弄清他是谁再说！”

老驼子冷哼一声，倏沉双腕！

皇甫敬目光斜注，沉声又道：“阁下，我再说一句，找井太玄四人说话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井太玄四人公干出门，有事儿找我也一样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他四人什么时候出的门？”

那人道：“刚出门儿没多久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上那儿去了？”

那人吃吃笑道：“大先生这一问可笑，我有必要奉告么？”

皇甫敬道：“说不说随你，我不勉强，不过，我话可说在前头，他四人要敢招惹与我兄弟有渊源的任何一人，我唯你‘汴梁世家’是问！”

那人没说话，过了会儿才道：“小招牌那敢碰大字号，‘汴梁世家’没那个胆！”

皇甫敬冷哼说道：“我谅你‘汴梁世家’也没那个胆！”

话锋微顿，又道：“你可是要我找你说话？”

那人道：“不错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你可做得了主？”

那人不答反问，道：“大先生找得可是井太玄四人？”

皇甫敬道：“你多此一问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那么大先生放心，他四人做得了主的事，我也做得了主，我做得了主的事儿，他四人未必做得了主，请说吧！”

听口气，这人身份高于“修罗四侍”！

皇甫敬道：“我想先听听阁下的头衔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怎么，大先生不信？”

皇甫敬道：“我不愿跟一个做不了主的人多废话！”

那人道：“那么，区区忝为‘汴梁世家’总管，够么？”

果然比“修罗四侍”身份高！

皇甫敬尚未说话！

老驼子突然冷冷一句：“老躲在暗处说话，你见不得人么？”

那人吃吃笑道：“我说过，小鬼见不得判官！”

书生忽地淡笑插口：“恐怕不是吧！”

那人不笑了，道：“是四先生？”

书生道：“不错，是闻人俊。”

那人道：“素闻四先生功力、智慧两称高绝，可否替我解释解释？”

书生道：“你真要我说？”

那人笑笑，可笑得有点勉强：“我句句实言，字字发自肺腑。”

书生淡然一笑，突作惊人之语：“是怕我四人看见你那索命金钱之伤！”

皇甫敬、算卦的、老驼子三人神情才震！

那人已干笑说道：“四先生你太自作聪明了。”

书生淡淡说道：“谁吃了亏谁知道！”

那人笑得更勉强，道：“就算我中了三先生索命金钱，有什么怕人知道的？”

书生道：“很简单，你想让我四人高估你的功力！”

那人道：“那有什么用？一交上手，全揭穿了！”

书生道：“假如你能胜过我四人，便绝交不了手！”

那人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书生道：“你明白！”

那人道：“我想请高明指教！”

书生道：“能接得住三先生索命金钱之人，合我四人之力也非对手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四人会动手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交手可是双方的事儿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！”

书生道：“你那个巴掌本不想拍！”

那人似是深深慑服于书生这高绝智慧，良久才道：“我现在似乎瞒不了人了！”

书生道：“事实如此！”

那人道：“那么四先生看看我功力如何？”

书生道：“仅伤不死，而且是轻伤，这功力，武林已属罕见，应该能接我四兄弟任何一人手下五十招！”

那人突然大笑，可笑得有点心惊肉跳！

“能接‘神州四奇’任何一位五十招，四先生太看得起我了！”

书生道：“武学一途，丝毫勉强不得，我从不谬许任何人！”

那人默然未语，半晌忽地一叹说道：“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，几句谈笑，已料敌八分，四先生之高明，令人叹服，看来，我不敢言战了！”

书生道：“既不敢言战，就该把重重埋伏撤去！”

那人显然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四先生看见了？”

书生道：“何须看见？任何人也想得见！”

那人嘿嘿笑道：“四先生不是说我这个巴掌，根本就不想拍么？”

书生道：“不错！”

那人道：“那么我要埋伏何用？”

书生道：“防患未然，未雨绸缪，你等不愿战，可不能料准了我四兄弟也不愿战，不得不预备必要时拚上一拚！”

那人道：“那四位要战么？”

书生道：“那很难说，要看你‘汴梁世家’了。”

那人道：“‘汴梁世家’向不犯人，当然不会挑起战端！”

书生道：“有没有犯人，你自己明白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茫然……”

书生道：“那么听听大先生说些什么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洗耳恭听！”

皇甫敬抖腕轻抛，一物飞投庭院中，道：“捡起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见薄识浅，不识这是何物。”

皇甫敬陡挑白眉，道：“难道要我说明么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我正想请教高明。”

皇甫敬忍了一忍，道：“这是‘百巧先生’独孤承匠心独具，巧妙天工，在暗器方面的三大杰作之一，‘夺命七巧神鬼愁’！”

那人道：“多谢指教，但这跟四位找‘汴梁世家’有什么关系？”

显然，他硬要装呆到底！

老驼子忍耐不住，勃然变色，刚要有所行动，却被皇甫敬挥手止住，皇甫敬冷冷一笑，道：“‘百巧先生’昔年遭逢横祸，家小被害，他自己亦同时离奇失踪……”

那人突然截口说道：“大老生，这就不对了。”

皇甫敬道：“怎么不对？”

那人道：“昔年有人传言，独孤承是被‘修罗教’掳往‘高黎贡山’的，四位也曾联袂问罪，大先生怎说是离奇失踪？”

第十二章 纵走人证

皇甫敬道：“不错，‘百巧先生’当年是被‘修罗教’所掳，但那昔年的‘修罗教’青、白、蓝、红四侍，如今可在你‘汴梁世家’中……”

那人道：“那么，大先生是说……”

皇甫敬道：“我说‘百巧先生’已被‘修罗四侍’掳来‘汴梁世家’！”

那人平静地道：“大先生，这可又不对了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又怎么不对？”

那人道：“事隔三年，有人在‘祁连山’‘断魂崖’下发现了独孤承尸身，算算他又死了多半，如今何又来一个‘百巧先生’？”

皇甫敬冷笑说道：“那尸体不是‘百巧先生’！”

那人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皇甫敬道：“‘百巧先生’掌有红痣，而那人却没有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还有这种事儿……”

皇甫敬道：“怎么没有？‘修罗四侍’卑鄙、阴狠手法，层出不穷！”

那人道：“那么，今夜四位莅临是……”

皇甫敬道：“你明知故问，我兄弟找你‘汴梁世家’要人！”

那人道：“要谁？”

装得彻底！

皇甫敬又忍了忍，道：“‘百巧先生’！”

那人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大先生，我要说句话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没人不让你说！”

那人道：“我认为独孤承早死了！”

皇甫敬冷笑说道：“我兄弟却认为‘百巧先生’现在‘汴梁世家’中！”

那人道：“大先生，空口可不能乱指人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我有证据！”

那人道：“我想看看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在你手中！”

那人道：“什么？”

皇甫敬道：“‘夺命七巧神鬼愁’！”

那人道：“大先生说笑了，我何时见过什么‘夺命七巧神鬼愁’？”

这倒好，既狡猾又卑鄙，他想赖！

皇甫敬纵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办法，只可惜你没跟那主子联络好，睁开眼瞧清楚些，我这里还有一只现成证据。”

那人楞住了，但旋又嘿嘿笑道：“不错，是还有一只，但，大先生，那玩艺儿如今可是在大先生手中，大先生凭什么说是‘汴梁世家’所有？”

这敢情好，死无对证，他推了个干净！

这下，该皇甫敬楞了，不但楞，而且勃然大怒，算卦的跟老驼子，脸上同时变了色，尤其是老驼子！

只有书生神色泰然、安详，有着一份超人冷静！

那人得意笑声又起：“大先生，‘开封城’是个有王法的地方，无证无据，可不能胡乱栽赃，血口喷人，这可是一条大罪。”

书生突然淡然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那人嘿嘿笑道：“四先生应该知道。”

书生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，你要不要我找个人来对对质？”

那人一惊，道：“谁？”

书生道：“一个姓徐的。”

怎么拿死人对质？

书生他不愧高明，那人既想赖掉那只“夺命七巧神鬼愁”之意，那表示他还未得他那主人交待！

既未得主人交待，便不会知道姓徐的汉子已嚼舌自绝！

那人的确大大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又落在你四人手中？”

书生道：“不错！”

那人道：“我不信！”

分明，他是信了！

书生道：“要不要我把他提来你看看？”

那人像突然脱了力，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承认……”

忽地改口说道：“四先生好高明的诈术！”

书生道：“你知道了？”

那人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了！”

书生冷笑说道：“可惜你身边人来得晚了一步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不见得……”

书生陡挑双眉，沉声说道：“那么你承认什么？”

神威慑人，理屈心虚，那人半天没得答上话来！

皇甫敬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有！”庭院中突然响起另一阴森森的话声！

皇甫敬白眉一挑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阴森森话声说道：“奉命赶来交待之人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你有话说？”

后来那人说道：“有！”

皇甫敬沉声喝道：“说！”

后来那人阴阴说道：“大先生是说谁把‘百巧先生’掳来‘汴梁世家’！”

皇甫敬道：“‘修罗四侍’井太玄四人！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那大先生就该向他四人要人，凭什么找我‘汴梁世家’？”

皇甫敬道：“他四人可是你‘汴梁世家’四个师爷！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不错，以前是！”

皇甫敬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如今呢？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如今又被‘汴梁世家’解雇除名！”

这敢情好，不是他“汴梁世家”的人了！

皇甫敬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今夜初更起！”

皇甫敬怒极而笑，道：“他四人现在何处？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恐怕只有请四先生去问他四人了。”

皇甫敬道：“你大概不知道适才那位总管，是怎么说的！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怎么说的？”

一点也不惊惶，看来此人比适才那位总管还高明！

皇甫敬道：“他说井太玄四人有公干，出去了！”

后来那人阴阴笑道：“不愿告人的事，总该有个托词。”

好会说话！

皇甫敬仍自强忍，道：“托词也得看看是什么事，谁愿意为自己招祸？”

这话不错！

可是后来那人他有说词，而且妥当得很：“在大先生未说明之前，他怎知大先生四位是为着何事而来？现在他知道了，大先生不妨再问问他看！”

这话等于没说，问什么？谁也不是傻子！

不用问就能知道适才那位总管会怎么说！

皇甫敬没说话，书生却突然开了口：“你是说井太玄四人，现在不在‘汴梁世家’？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被解雇除名的人，还有脸留在‘汴梁世家’么？”

书生道：“解雇、除名，总该有个理由！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这一点，恕难奉告！”

书生道：“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！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四先生知道什么？”

书生道：“好高明的手法！”

后来那人道：“什么高明手法？我不懂，四先生指教！”

书生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让他四个远走高飞，我兄弟只要一天找不到他四个，便一天没办法向你‘汴梁世家’要人！”

后来那人嘿嘿笑道：“四先生想左了……”

书生道：“我有没有想左，你心里明白！”

后来那人笑道：“就算四先生想对了，恐怕也是莫可奈何！”

书生冷笑着说道：“不错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如意的好算盘，即刻起，就是踏遍天涯海角，我兄弟也要找到他四个，到那时，我要看看你‘汴梁世家’还有什么话说！”

后来那人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等四位找到他四个后再说吧！”

书生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走！”

腾空疾掠而去！

老驼子可急了，震声大呼：“四弟，你太便宜……”

书生听若无闻！

再看皇甫敬跟算卦的已然腾身掠起，气得一跺脚，凭空拔起，如怒龙倒卷，似天马行空，如飞直追书生！

转眼之间，四兄弟已出百丈，身后“汴梁世家”只露几处摩云屋脊，老驼子追上书生，劈头一句便问：“四弟，你今儿怎么那么糊涂，你就相信……”

书生没说话，算卦的却突然笑道：“三弟，糊涂的不是四弟，是你！”

老驼子一楞，道：“怎么？是我？那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书生陡扬轻笑：“行了，是时候了！”

回空倒转，回身疾扑“汴梁世家”！

老驼子不是糊涂人，就是脑筋来得慢一点，恍然大悟，狠狠一巴掌拍上后脑勺，转身跟着扑去！

刚近“汴梁世家”五十丈内——

蓦地里，四条人影疾若鹰隼，鬼魅般自“汴梁世家”那既深又广的暗黑庭院中飘起，闪身欲射夜空！

书生忽作龙吟长笑：“来不及了，回去！”

话落，飞迎最前面一条高大人影！

适时，老驼子霹雳大喝：“匹夫们，滚下去！”

高大身形突然更疾，横截那条胖人影！

皇甫敬跟算卦的，则一声大响，又取一人！

四条人影魂飞魄散，身形猛颤，扭头就要折下，无奈四奇兄弟锐锋已至，只得咬牙横心，各自回身硬接一掌！

八条人影甫接，夜空中响起几声闷哼，自“汴梁世家”冒起的四条人影，如遇重击，连翻坠下“汴梁世家”！

适时，一声沉喝划破夜空：“什么人夜闯‘汴梁世家’，出去！”

随着喝声，又是四条人影由“汴梁世家”各处暗隅中冒起，各取一人，飞迎半空中四奇兄弟！

只听书生朗笑：“只怕未必！”

老驼子霹雳大喝：“匹夫，你是找死！”

却没听皇甫敬跟算卦的出声！

八条人影一接即开，各落一处屋脊！

四奇兄弟泰然、安祥，迎风卓立！

书生跟皇甫敬面带笑意！

算卦的跟老驼子，则一脸寒霜！

那二次起自“汴梁世家”的四条人影，对立于“汴梁世家”大厅之上，但却突然两声，倒下两个！

另外两人大惊失色，俯身方欲出掌！

书生突扬轻喝：“动不得！”

那另外两人，一震收手！

书生及时又道：“他两人一个中我三哥‘太清神罡’，已然无救，一个中我‘震天指’气存一息，后者，点‘气海’，拍‘风眼’，命可留，功已废，拖他下去，找褚长风答话。”

那站着两个，还真不敢怠慢，各提一人，狼狈窜下大厅，一闪隐入庭院暗隅中！

这四人身形刚隐，暗隅中突然响起一个冰冷阴森森话声：“没用的东西，还有脸下来！”

两声凄嗥，两声砰然，一切归于寂静！

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
话很明显！

书生霍然色变，双眉刚挑！

那冰冷阴森话声又起：“四位去而复返，伤我‘汴梁世家’两个人，这该怎么说？”

显然，此人是刚刚传话那人！

书生未答，冷冷反问：“你杀了他们？”

冰冷阴森话声阴阴笑道：“不错，增羞‘汴梁世家’，论罪该杀！”

书生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好狠毒的心肠，好残酷的手段！”

冰冷阴森话声哈哈笑道：“这是‘汴梁世家’家务事，难道四先生也要管？”

书生道：“窝里相残，我求之不得！”

冰冷阴森话声哈哈笑道：“四先生心肠好！”

书生双目陡挑，抬起右掌，但倏又放下，道：“我留你传话，找褚长风！”

冰冷阴森话声可没敢再笑，道：“我做得了主！”

书生道：“话是你说的。”

冰冷阴森话声说道：“四先生听得明白！”

书生道：“那么，交出井太玄四人！”

冰冷阴森话声说道：“四先生还要我说一遍？”

书生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
冰冷阴森话声道：“他四人已被‘汴梁世家’解雇，除名！”

书生冷笑说道：“先前那四人是谁？”

冰冷阴森话声笑道：“四先生以为是井太玄四人？”

书生道：“他四人烧成灰，也别想瞒过我兄弟！”

冰冷阴森话声笑道：“四先生看错了，那是‘汴梁世家’外十堂四位堂主！”

老驼子陡扬怒笑：“匹夫，我把你这张狗嘴……”

冰冷阴森话声截口说道：“他四人还在这儿，三先生不信，可以下来看看！”

老驼子暴怒挥手：“大哥、二哥、四弟，走，下去瞧瞧，我倒不信这匹夫会变邪法儿，在咱兄弟眼皮下能换了人！”

书生适时摆手，道：“三哥，等一下！”

老驼子一怔，道：“四弟，怎么？”

书生淡笑说道：“三哥不能下去！”

老驼子道：“谁下去？”

书生道：“我跟二哥下去！”